

晏子春秋

支偉成編點

加標點
附註釋

晏子春秋卷一

支偉成編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強，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強，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躒天下，威戮無罪，崇

尙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

也。暢也。

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

不安貌。

改

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強者犯弱，故曰易主。」

歷更其主。

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

羣臣以力爲政，強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

有禮也。故詩曰：「一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涵。

沈涵於酒。

而不聽。少

閒，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

按也。

手疾視曰：「嚮者夫

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

也。耶通。

晏子避席

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覺也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

『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

男女羣樂者，周也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

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妨者，勸乎爲非，以賞罰

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

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

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

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悅，遂分家粟于氓，姪任器任用之器于陌北

曰阡東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言富飢民里有數家，百姓老

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能駁行不四顧無告，而君不恤，日夜飲

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

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鄉里窮約無飢餓而無告，無樂

有君矣。嬰奉數之筴，謂持筴以待書事也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

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途。兼塗而進

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趣及之康內。五達謂之康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

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官名卽周宣慶人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櫟，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卽常伯之官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

作死
終當

若過三日是後期也治不用命之罪

三若過三日是後期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也治不用命之罪公出舍，損肉徹酒，馬不食府粟。

狗不食飣肉，辟拂。

齊，
嚙口

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

九十七萬鍾，薪櫟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

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意思虞。

右驛退左
便驛
驛

拂三千，謝于下陳。

屏去三千人皆謝於堂下

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人待三日士待四日以爲期使辦裝而出

晏子朝，杜扃望羊。

仿佯而視

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

對曰：『君夜發不可

以。』晏子曰：『何故？』

對曰：『梁丘據扃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

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

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禮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

夫樂何必夫故哉？』

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

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

輕變夫故哉？』

北里紂作之歌名里鄙爲韻謂幽厲二王所作之音

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

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官名莫之從。公怒，令免職。

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之謂順，君僻臣從之謂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愔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與左右相容悅曰：『此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

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詔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言棄國而去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向之去何速？今之反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翟王之
子名羨臣于景公，以重駕。駕十
六馬公觀之而不悅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台上以觀之。」嬰子悅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悅之，請使之示乎？』晏

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悅之，嬖子不悅，公曰不悅，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悅，嬖子悅，公因悅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制，廣政教，以伯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飭駕御之天子至諸侯皆駕四，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驟載駟，君子所誡。」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

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此蓄怨與民爲仇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

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

言以所傅之善者爲世子

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

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

當作今有車百乘之家

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

以而所傅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

已樹太子又離間之而別立黨

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

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

置廢也

夫陽

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凌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於邪；導之以義，而勿湛於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

言陽生雖爲君而荼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

廢長

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瘡，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

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爍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止病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仲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

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欸。」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能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
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爲惡終辭而不受。

景公游於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

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
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謹法保民善艾曰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宜

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

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疎者有

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

誅乎？」公曰：「寡人固也！」
言固執不通也於是賜封人麥邱以爲邑。

楚巫微導引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

之君也。公卽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五帝之帝以明君德。

五帝之帝

以明君德。

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齋歛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令政亂而行假，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齋歛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

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也；智也出以易，易輕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欲稍加賦斂以作祠山之費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

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

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

種時。

盡得及時而種

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嘆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及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古之能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烈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於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